

大陸行腳（二）

北京

的乾燥花店

北京這家乾燥花店擺了許多袁青的作品，技巧乏善可陳，價格卻貴得離譜。然而，所展示的乾燥花素材卻令人刮目相看，不僅素材高級、種類繁多，其經過脫色、漂白及染色後的素材，更是美得讓人驚艷。



■作者對乾燥花有份執著的熱忱

1990年時，我應四川西南農業大學的邀請，至該校做短時間的乾燥花藝術指導。在那梯次三百多名的學生當中，有一位遠從北京特意趕來學習的袁青同學，讓我印象最為深刻。袁青是因其在美國的朋友曾寄一本「乾燥花的世界」之書，使他從那時起，就深深地被乾燥花藝術所吸引、著迷。好不容易，那年能在北京聽到我將至四川重慶舉辦我個人的乾燥花講習會，這種千載

難逢，能遇到原書著作者蒞臨指導的機會，當然得排除萬難，無論如何都必須專程趕來參加，真可說是位酷愛乾燥花的藝術者。

自從那次在四川重慶舉行了我在中國大陸第一次乾燥花藝講習會後，陸陸續續地又接到從北京中國花卉報所舉辦的花卉展參展及講習會之邀請，以及洛陽市政府也寄來有名的牡丹花展之邀請函。他們都希

望我能再度蒞臨，並安排由我再主持乾燥花藝講習會和展示會，同時參加之一切費用皆由主辦單位全權負責。能接到這些來信，真是件令人振奮的事情。我本人也非常樂意能再接受他們的邀請，使乾燥花藝能夠更普遍化；但由於個人健康上的問題，以及時間無法配合之因素，使我一直都無法成行，這是我深以為憾的！

1993年夏天，好不容易又有了再度重遊中國大陸的機會。因適時正逢暑假旅遊旺季，出國旅遊的人特別旺盛。今年，我也在外子的陪同下，參加了由旅行團所舉辦的桂林、南京、北京、廣州等地之旅遊。

海峽兩岸書信教學

自從西南農業大學乾燥花藝講習會後，我和袁青就一直保持著書信上的往來連繫。在信上，他除了將在製作乾燥花素材時所遇上的困難及問題拿出來和我討論外，就連在設計乾燥花作品時，應該注意那些事項，也都一一的提出來向我請教。有一次，他還提到有位從香港來的商人，要和中國大陸政府於北京合作開設一間乾燥花的製作工廠，這間工廠除了生產乾燥花素材外，並設有店面，能供應市場上素材及成品的批發和零售。因袁青曾在乾燥花藝上下過一番苦心，也算是個非常有經驗的人，因此，該工廠有意特聘他為該廠的廠長。在我獲悉此消息時，真是替他高興不已。

這一年，好不容易，我又有機會可到中國大陸—北京，走上

一趟，他當然非常希望能與我再見上一面，不僅能將他這幾年來所下的一番功夫打一打分數，同時，還能向我當面請益。

北京的乾燥花店

一到北京，我特意脫離了一下旅行團所排定之參觀北京名勝古蹟的遊覽路程，讓袁青帶著我參觀他們的工廠及店面。我教授袁青乾燥花藝的時間，算算也僅限於上次的講習會而已，會後，雖然我們一直有著書信的往來，但始終無法親自在他的身旁批評、指導。因此之故，當我到了他們的店，看到了櫥窗內的作品，真是嚇了一大跳！簡直超乎我想像之外，就連在台灣才跟我上過一、兩堂課的學生，都不會插出這樣的作品。如果真要比較的話，可以說程度比台灣低年級的學生還不如。袁青所設計出來的作品，雖然不能如我意，但在店裡所賣的價錢，卻讓人吃驚，拿大陸人民的生活水準來相比，可說是貴得離譜。

讓人驚艷的乾燥花素材

在店裡櫥窗中，除了作品外，那一眼望去的乾燥花素材，反而是一項令人驚艷不已的事，不僅素材高級、種類繁多，就連那些經過脫色、漂白或染色後的素材，都美



■夢幻色彩的藍色小品。

得讓人驚嘆！即使是西南農業大學所開發出來，經過脫色、漂白或染色過後的素材，也都沒有袁青自己開發出來的高雅、漂亮。如果想再嚴格一點，就算拿全世界同樣是出自一師的學生來相比較，能把脫色、漂白跟染色的技術表現得如此傑出的，一時，還真難找出一、二個。

袁青不僅將脫色、漂白跟染色的技巧，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就連素材的尋訪，更是下足了一番苦心。為了尋找店裡所展示出來的那些高級素材，他幾乎把大陸的每一寸土地都踏遍了，舉凡你能說出的地名，不管是高山或峻嶺，或者是偏遠的鄉野地

方，皆有他尋訪的足跡。因此，你只要看到店裡所為他展示的那些成果，就能領會到他所花的這些苦心，是沒有白費的。

在袁青店裡所展售的花材，大部份都以線狀花材、繁狀花材與補充花材為主，主態花材則因還無法完全地開發，因而少得可憐。至於袁青所開發出來的這三種花材，如果還想再細分，大致上可分屬於風動草類，歐洲補血草類、畫眉草類、凌風草類、加拿列草類、羽化草類，以及樹藤類等，真是繁不勝數。

這次能抽空來北京，真可說是實至名歸，沒有白走這一趟。尤其看到僅跟我上過短短數天課程的學生，就能有這一番作為，更是令人感到既安慰又興奮。像我只要一出國到世界各地，唯一不敢忘的，就是四處找尋我最至愛的乾燥花素材，如今在袁青店裡櫥窗中所展售的那些乾燥花素材，有好多我都無法直接叫出它們的名字呢！由此可證，袁青對乾燥花藝術之熱忱了，也唯有像他這樣的人，才會不管對乾燥花藝付出多大的心血，都能夠甘之如飴，從不怨尤。 翀



■經過漂白及染色的花葉，十分清新。



■充滿中國風味的乾燥花作品。